四書改錯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大可稿

田易易堂
李塨恕谷較

四書改錯三十

記述錯

論語學而篇

程氏曰論語一書作于曾子有子之門人故二人特以子稱

論語作于二子之門在唐柳子厚早有是說要是杜撰無據之言且柳不專以稱子為辭聖門諸賢別有稱例從來子思不姓曾子不字諸書盡然幾見禮記

家語大學孟子中有稱曾輿者若有子未知何字祇檀弓一書有子問曾子有子之言似夫子有子謂子游未聞檀弓亦有子弟子作也

憲問

此篇疑原憲所記

不稱原思而稱憲疑其自謙故謂憲所記不知憲多稱名亦是稱例如檀弓仲憲言于曾子即原憲也家語原憲隱居衞史記原憲亡草澤中子貢相衞結駟連騎過謝原憲憲皆不以字而以名豈俱自記者

大學曾子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古經文是經經註是傳皆是兩書無有一書而分割作經傳者如易經有易傳周氏傳京房傳是也書經有書傳伏生大傳是也詩經有詩傳毛傳韓嬰傳是也春秋經有春秋傳三傳是也周官經有周官傳李氏獻周官傳四篇是也自仲長統不曉傳是註因有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語而朱氏并不曉是兩書於大學孝經則并以一書而分作經傳是經傳二字尚不解而可鑿然曰誰記之誰述之乎

若曾子記述大學則自漢迄今從無是說以禮記四

十九篇較之則子思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荀卿作三年問呂不韋作月令檀弓作檀弓漢文博士作王制河間獻王諸生作樂記曾子無有也以七十子所作書考之自子夏作詩傳喪服傳外有漆雕子十二篇宓子十六篇芊子十八篇王史氏二十二篇甘子十六篇子夏弟子李克七篇宓子弟子景子十二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曾子無有也以曾子所傳可見者計之有孝經一篇立事本孝等十篇曾子問一篇他無有也獨朱氏一人曰曾子作大學及或問何據則又云無他佐驗意其或出之先民之言故云則

亦自言非曾子矣且自言無佐驗矣乃朱氏自言非曾子無佐驗而人之附朱氏者必曰曾子曾子毋論其他卽大全盧氏於孟獻子節有云或謂子思作大學考孟獻子曾師子思師不引弟言今公然引獻子語自是曾子而非子思則以獻子立于文公朝一十四年在孔子尚未生而以爲曾師孔子之孫子思此眞鄉里小兒病痁呌熱之言而大全載之三百年來傳誦之此何世界然且子思作大學一語出漢時孔鮒未必無據而附和朱氏者又變盧氏說以爲大學記于曾子之門人子思正曾子門人也史記既稱子

思作中庸則并作大學有何不可然又不識孔鮒有是說謂賈逵有言孔伋窮居于宋作大學中庸因之明嘉靖間有巧爲作僞者造爲魏政和大學石經本出于甬東豐坊海鹽鄭曉許仁卿家云魏政和中詔虞松考正五經令衞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小篆八分刻之于石謂是子思作而竟傳其書沿至萬曆甲申年南京戶曹郎唐伯元直上其書請頒布學宮而神宗疑之寢奏不行然猶有石刻本裨海續本朱氏大學居疑本傳世不絕幸其人無學動多敗漏如魏史政始中原有虞松較經邯鄲淳鍾會作書勒石之事

然是政始非政和也政和者宋徽宗之年也且祇有邯鄲淳鍾會而並無衞覬衞覬者衞瓘之父與虞鍾不同時經典稽疑謂據瓘傳覬以太和二年死時虞松年十五鍾會裁五歲是也然且請須之疏有云此本虞松受之賈逵逵與鄭衆皆各有論說而逵本獨行按漢魏有兩賈逵一在漢肅平間受諸經者一在魏政始與虞松等同校石經若前賈逵則去松等遠不及授受而在後賈逵則又焉得有鄭司農同解大學之事此狂詁也乃祇此大學原未嘗錯何必改補自二程與朱氏改後而作僞無忌憚有如是者然且

前後竄改約五十餘改本而並不敢改曾子記之與門人述之之錯寧狠藉聖經千態萬狀而必不敢稍拂儒者之意竟至于此

章節錯

章節之錯莫錯于大學之分經傳判綱領條目將經文移掇前後與中庸之自爲章次使千百年聖賢所傳之書爲之一變此絕大關繫不止錯者但其說浩繁頗費卷帙此一槩不載第存之大學証文大學問大學知本圖說三書以俟好學者推考而已若中庸則偶附二章以示大意餘倣此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三句

主忠信三句（子罕篇）重出而逸其半

此分章錯者君子不重十一字自爲一章主忠信三句自爲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複簡于此者今旣註重出乃不註之不重章而反註之子罕篇以致威重忠信上下相承處齟齬不接或以忠信爲威重之基或以取友改過爲固學之地總無是處此錯註也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泰伯篇）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旣云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則上章非重出矣此本是一章其記曾子文者以曾子閔子語時特引子象詞以証明之與牢曰子云同一記例其在泰伯篇二句則複簡也今註重出者又不註之泰伯篇而反註之此曾子曰之上以致曾子引經不解何意此又一錯註也

稽求篇曰北齊魏長賢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以參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夫出位謀事而

即以思不出位責之則思不出位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果一章矣此則以史證經之可驗者耳

禮之用二節

程子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

此分節錯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樂本同原也此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苟細行瑣屑過于拘曲則窒而不行禮勝則離也此又一截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乃若知必和而專于和不事撙節則過曲不可行而過通亦不可行樂勝則流也此又一截也舊註不分節然疏義畫截

如是集註既引樂記禮勝則離八字于註下而分節則以小大由之與先王句作一節不矛盾乎

德行節

程氏曰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

此與上從陳蔡節另作一章按史記弟子傳于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即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節本統紀七十二人中之尤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顛沛焉得奇材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列門部如此況此時伯牛閔騫輩皆不可考即冉求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為

季康子所名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十一年尚為季氏帥師戰淸見于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為此節與前節不連為一章而皇氏亦曰此記者別記一節非無據也

章大來曰舊本德行上有子曰字大全謂夫子稱弟子無稱字例則下章孝哉閔子騫已稱字矣且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子稱之為德行其果屬子語或未必然然以此為從陳蔡之辨則又不是耳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齋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着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葢以覆足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齋必有明衣布之下

此以改經而兼改禮并改章節尤當急正者考禮並無齋不可解衣之文且古禮文并列代禮志又並無寢衣一名在祭典之內又且從來衣製並無有長半于身之衣據古禮衣長無被土且連裳爲之續衽而鉤邊今不知有裳與否乃以身半之衣纔戾足下既不能衣之就寢又不能寢而衣之于是無可如何有強解者曰長祇半身是半截之衣則不特壞經壞禮并古文詞例亦一併壞盡古詞例有字俱作又字如

泰誓十有三年伊訓十有二月類一身有半是長身
而又半之非半身已也不知寢衣是被古有明文孔
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其曰衣者
以衣本被字康誥衣德言是被德言繫詞厚衣之以
薪是被之以薪故衣是象形下覆兩人 众 夫世有一
衣而可覆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被乎特其又分
衣被者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此則經文禮
文字例名例皆所當急正者
乃又有難者曰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非必有寢
衣謂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也寢衣所同長

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被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故連類記之今錯解寢衣反以爲前後不接竟改移此節于齋必有明衣布之下且云明衣變食以類相從褻裘狐貉亦以類相從則紅紫褻服何以與褻裘不相從羔裘玄冠何以與緇衣羔裘不相從耶

作者七人矣

舊以此與賢者辟世四句合作一章信此則程氏以作者之謂聖強以義軒及堯舜七人實之爲非是矣

黃瓊上災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宋書隋書北史凡隱逸傳俱有七人作周語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至合外內之道也

故至誠無息至無爲而成

中庸舊本章節與朱氏章何不同自自誠明始其分性教分天道人道祇在能盡其性與其次致曲兩節下皆合言之故此章三誠者皆性皆天道惟誠之二字屬教屬人道則誠者成己誠者成物正盡己性盡人性故曰性之德豈可與至誠無息分作兩截況大

文顯有故字天下無章首而可以故字作發語者舊本以誠者起至無爲而成判作一截以爲誠者必成已必成物必合仁知外内以爲盡性之性與天道人道之道則其所以致此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物不猝成而誠無偶至自非本健行之實立可久之業歷廣大高明以底于有成不至此蓋誠者天下之至一而無間者也故下截復以一言推之

子曰吾說夏禮節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

舊本子曰吾說夏禮節合王天下章爲一章以三重是德位時從愚而好自用章來呂氏三重本錯註也中庸聖人之道以三千三百治世其所崇禮必有德有位有時聖人其德也天子其位也今天下其時也夏商非時矣故王天下有三重始能寡過否則災必及身矣何則不信從也

三重鄭註爲三王之禮固謬若如呂氏以議禮三事當之則官府制作與保氏書教皆在周禮六官中爲得與議禮相峙而三若然則禮又有樂不敢作禮樂將四重矣況此從禮儀威儀敦厚崇禮來非重禮教

安容褻及又况三重節與愚而節正相反惟聖人不愚天子不賤今天下不生今反古故得寡過寡過者正不自用自專烖不及身之謂也今錯註三重將寡過二字全無解說乃謂人得寡過夫以聖人治世謂致曲所及變化有之未有民物信從而講蘧伯玉寡過之學者陸氏釋文訓三重作德位時而北宋儒者尚有德重位重時重之說豈可以呂氏臆見而鑿然實之

遠宗曰祭統夫祭有三重焉下即承以祼獻升歌舞武三者此下承以時位德而不及制度考文則

于文例已不合況考據乎

句讀錯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此句讀錯者舊註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雖引君陳篇而自爲詞句如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堯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湯誥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孟子引泰誓有罪無罪惟我在引伊訓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皆非書原文古人引書例類如此若其解則如禮云禮云乎禮漢語肆乎

其肆皆甚至語故曰美大孝之詞乃自漢晉唐以迄于宋凡引論語文皆如此讀如班固白虎通曰孝乎惟孝袁宏後漢紀曰孝乎惟孝潘岳閒居賦曰孝乎惟孝夏侯湛昆弟誥曰孝乎惟孝以至陶潛卿大夫孝傳贊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宋眞宗朝張齊賢奉詔作曾子贊太平御覽引論語文皆曰孝乎惟孝是此一句歷千百年如一轍者自集註改讀而少見多怪反以惟孝之句爲臚背馬矣今學宮諸賢贊詞亦尚[illegible]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語世曾有過而問焉者乎

或祇問為政未嘗問孝不得以孝乎二字詰之且書云不句非引書法若乎字則有必不可句者蔡邕書石經以乎作於曰孝於惟孝於可句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

揖讓而升者 下而飲者

如此則揖讓屬升飲屬下大無理矣揖讓祇屬升則于下于飲時全不揖讓已自乖錯若以飲屬下則飲在堂下將射禮所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命奠觶小射正命不勝者升階取觶于豐上而飲之俱作何解且此一飲在禮文明曰作飲曰升飲而乃曰下飲可乎

況此在論語與射義俱載孔子言俱是此揖讓七字且俱有讀法論語王肅註云此七字連作一句射義鄭玄註則揖讓而升下五字作句而飲二字又句今以飲屬下則禮文禮意與前儒句讀之例俱蕩然矣不止錯矣餘見自爲典禮條

懷其寶而逃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二段

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

懷寶逃邦兩問兩答皆陽貨與夫子爲主客則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下何以重着孔子曰三字是前二答必非夫子語善讀書者此處便當着眼不然論語此

書失文例矣此惟明儒郝京山解此極當郝云前兩曰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答者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高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千年夢夢一旦喚醒可謂極快且貨語絮絮而夫子祇五字答不絕之絕尤爲可念郝氏解

經多武斷惟此極當然則此當註曰不可三字句曰字勿斷

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

百世之上自然一讀原不能連百世之下十字作句然以百世之下連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十一字作句則又錯矣古文排句有倒此二句排出雖略讀而仍是一氣文倒如此所云與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連下讀則失文倒矣漢王吉傳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特增行乎二字使四字屬上不屬聞者此極善全文倒處要之

百世之上下自有以及二字隱然在內讀者當自知耳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

旣云不待朝貢又云以政事接見不可解虞制五載一朝三載一考績旣不朝貢焉較政績況使吏治國則與政尤不相涉乃曰而以政事接見則不以貢見而以政見言甚周章故今入比家則直合九字作句與集註反此實集註不善讀註疏而首鼠不決致有此者據本文不及貢以政是五字句以者與也若據

趙註則謂此是尚書逸篇之辭以不及貢三字句言不待朝貢而自來京師一若天子以政事見諸侯者貢是實字政是假詞此亦未必盡然者乃孫疏據隋經籍志有尚書逸篇似孔氏壁中之殘冊至唐末尚有三卷而徐邈爲之註因信此語出尚書逸篇趙氏必親見故言之鑿鑿而不知隋志所載其書出齊梁之間趙岐漢人所言未必即所見況敷奏考績亦有定候不必如後世郡國可不時名見得借政事爲抵飾又且既設治吏則明不聽政焉得反以政事飾世耳目使集註有識則直以政句否則一從註疏尚有

未恰而乃依違胡突全屬首鼠天下有是註法乎則不止錯矣

聞文王作興

作興皆起也大全言文王起而爲方伯

此既襲趙註嘗于興下註一句字乃又不註明祇作興兩字連屬而大全小註則又合註文一句一似作興皆指文者按趙註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而邪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又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漢王逸註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亦以興字句且正引孟子此文蓋漢

後句讀竝如此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初晴稿
樓宅中彖明
王崇炳虎文較

四書改錯四十一

引書錯

仲弓問子桑伯子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同人道于牛馬

家語竝無此文此見之劉向說苑而註錯引作家語者且同人道于牛馬亦非夫子所譏語

徯我后后來其蘇

此商書仲虺之誥文也

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已見前篇

后來無罰是商書太甲篇文與仲虺之誥后來其蘇別是一篇乃云見前篇錯矣

衞君待子

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衞

孔子自楚反衞在哀公六年非十年也

不得罪于巨室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于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此事見晏子春秋是麥丘封人祝齊景公者劉向作新序錯以此移之桓公而集註又承其錯而錯之一錯堪再錯乎

蘧伯玉寡過

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莊子並無五十知非之文祇云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其後言孔子亦如之大抵謂人生善遷六十卽變未審六十之所謂是不卽五十九之所謂非也非不是過知非不是改過且是旁人知是非非已知是非且是六十

知五十九非五十知四十九又且伯玉孔子皆六十化不是伯玉一故事惟淮南王安錯讀莊子有遽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語而集註襲之且不云淮南子而云莊子錯又錯矣今天下皆認是伯玉事且直以知非爲五十典故嗟乎寃至此

楊子拔一毛

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此與楊子何與四書集註補云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可濟也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

墨之治喪

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四書集註補云既註墨子當引墨子節葬篇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則止矣此眞墨子何得舍此引他人書乎且不歌不服何與焉

堯典

虞書篇名今此文乃在于舜典蓋古書二篇合爲一耳

此亦錯者據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以舜典亡其半而其半即溷合之堯典之中故東晉梅賾獻尚書

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姚方興得古文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于大杭頭始攙其字于釐降二女之下愼徽五典之上分作二典而篇亂矣二典分于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一節已前是堯典已後是舜典特舜典在月正元日前又脫落半卷略見史記其原文不可得耳故舜典二十八載前俱是堯典如後漢張純奏二月巡狩宜遵堯典章帝時陳寵奏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即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況孟子所引二十八載則正堯典分界處是

二典古文原是二篇祇因後人妄分遂致淆亂並非古合爲一如註所云也朱氏于孔壁古文悉指爲僞焉辨分合此在好學者自考證耳

張文黻曰史堯紀自放勳至二十八載中有舉舜降二女與愼和五典連文則二女五典不得中分顯然也但舜紀又有賓四門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節豈二典原兩載其文蕭齊以誤分而刪其一耶

神農之言

神農炎帝神農氏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神農之言則豈是農家者流管子有神農數文子所引有神農法故漢藝文志有神農二十篇實有其書若呂氏春秋引其言有云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織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是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致民之利也此則神農之言之可據者

據書錯

學文

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宋人不識六藝祇據周官以禮樂射御書數六物當

之不知此非六藝係晚周言禮者一家之言徧考之群經無一合者閒按其實古有六藝家取先聖所傳經文而解斷之定之爲六名曰六藝孔子經解有詩教書教易教禮教樂教春秋教其六教皆以藝名淮南泰族訓云六藝異科而同道經解六教是也但六教所解其文甚夥孔子前後各有所遺劉向校其簡編令其子歆輯成之名六藝略而班固作藝文志尚得核其數目有云凡六藝一百三家序爲九種其說有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此在周秦閒目睹手輯兼有編冊可指數並非儒者一言可以彼我各見爭是非

者是以孔子世家謂孔子成六藝序書質易刪詩定禮正樂修春秋六藝全備而以之教人則通詩書禮樂者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謂通四經者多而通六經者寡也乃自漢以後凡通一經者謂之通一藝儒林傳博學乎六藝之文淮南三術訓篇孔丘通六藝之論皆指六經言自鄭康成與林孝存爭周官得失偏袒周官謬于少儀學記中藝字凡藝文之藝皆註作周官藝物之藝以致徐幹作藝記直實以六物而宋人無學但知彼不知此矣朱註既註詩書又註六藝假古六藝耶則詩書在六藝中為

得詩書又六藝今六藝耶則禮樂有文射御書數未必有文也此皆不識兩六藝而隨意引據者況小學習書數但習其事未聞學其文若禮樂射御則禮二十始學禮長曰能御幼曰未能御恐非弟子職矣

遠宗曰周官六物並列顯與經悖據射義天子以射進諸侯卿大夫士因而飾之以禮樂則以射本藝物須禮樂飾之此正與論語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同是禮樂非射御等矣況禮運明云禮者本乎天殺乎地達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是射御祗禮中之物必由禮達安得有禮樂射御並列之事

五達道

達道卽書所謂五倫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五達道並非五倫自此一錯據而溥天之下老老小小但知達道五者為五倫而不知三代以前有真五倫亦一笑話嘗讀孔安國註虞書愼徽五典曰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卽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卽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以至臯陶謨敕我五典周官君牙弘敷五典註皆如此毋竊疑之何以同一五倫而六經之註與中庸必不相合豈

五倫有同異乎及讀春秋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杜預註云契作司徒五教在寬卽在此八元之中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有天合而無人合而其爲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證自唐虞夏商以及周之末季皆只此數是以春秋臧孫辰季孫行父二人皆賢大夫而史克又熟于掌故竝作此言卽史五帝紀述古五教亦無異詞惟孟子所言以戰國人所傳倫類異名推記契教

此不必合一者且是人倫非五倫是長幼有序非兄弟有□從來長幼以官府僚友鄉黨齒序爲言竝非兄弟故禮運十義以兄弟長幼判作四義則五達道之必非五倫卽長幼二字有明証也是以漢唐儒者皆在宋以前竝不知有以五達道爲五倫之說且亦竝不使孟子人倫闌入一字而宋註溷兩爲一移甲作癸從此五百年來直混沌別出一世界矣

古經重名實凡立一名必各舉實數不得相混如管子稱六親衛石碏稱六順王制稱七教晏嬰稱十禮禮運稱十義祭統稱十倫自爲名義亦自爲部目雖

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斷非洪範之三德如謂名目小事無關得失宋後不識五倫而君臣父子不絕于世則始皇焚書世何嘗竟絕倫行而千古恨之者正以此名目得失所關者大也舊註達通也謂道之通行有此五者徐仲山曰此即道不遠人章君子道四之道四道缺夫婦耳

章大來曰孟子人倫必不可當五倫者論語以長幼之節與君臣之義爲大倫之二然而以主客爲長幼則明缺兄弟矣五倫何可缺兄弟此與十倫之偏舉長幼不及兄弟者不同

關雎之亂

亂者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旣以亂爲樂之卒章而又引史記關雎之亂以亂之夫關雎之亂在漢時原有二說一是理亂之亂謂鄭衛音作正樂皆廢而失節師摯能首定關雎一詩因其亂而爲之理之則理亂曰亂故曰關雎之亂此鄭康成說也一是刺亂之亂魯申公說詩謂關雎本幽厲昏亂衽席無度原是刺詩而孔子輯爲風始與鹿鳴文王淸廟合之爲雅頌之始則是衽席缺失幽厲亂也而詩始之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此史記說

也今朱註但見史記有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八字而不讀前文遂至與已說相悖而亦不知已疎極矣然且樂章之亂並無明註不知其所爲卒章者謂關雎爲他詩之卒章耶抑關雎一詩而自有始章有卒章也解經須根柢始可不錯前儒謂燕禮鄉飲酒禮皆有工歌笙入間歌諸節而以合樂爲一備備者成也乃合樂用二南六章並從關雎遞領之遂疑此是關雎之亂考工歌間歌各有三終俱自爲首訖未有前樂以後樂之詩作終章者見二南六章關雎在首不在卒也嘗按古樂歌詩必前衍後促樂府所云前爲

豔後爲趨者故春秋傳以商頌那詩一章爲商樂之首凡二十二句分作五章而以末一章六句爲輯之之亂輯者促也聲轉也周樂亦然大武以周頌武詩爲首而武祇七句亦分作四章而以末一句耆定爾功四字爲一章策書載閔馬父言至今可考也今關雎一詩當分五章而以末四句爲樂之卒章謂之關雎之亂此如魏文作豔歌本七章而晉樂判末章爲趨此似可據者但不知何時何所秖奏此一詩則終未易解也若關雎刺亂則漢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刺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此皆曾詩

說漢人說詩多本此

誄

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

此又錯據誄文者子路以子病請禱而病者親問則正當以古禱禮對而對以謚誄之誄子路縱不學亦寧不少爲病者嫌乎古有禱禮有謚禮而總名曰誄誄者累也禱者累功德以求福謚則累功德以易名明分二禮但以累功德同故均以累字稱之實則禱曰禱誄謚曰謚誄故周官大祝作六詞直分五曰禱六曰誄謂禱誄可稱誄而謚誄必不可稱禱今明曰

禱爾而偏以哀死之諡誄當之可乎按說文誄禱也論語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也而孔安國註論語云誄禱篇也徐鍇曰即尚書金縢之詞鄭司農曰即春秋傳鐵之戰衛太子禱于軍中是也是誄即是禱禱爾一句即禱篇之文註太錯矣誄一作讄見說文一作譔見集韻總此一字

書同文

文書名大全文
是字形名是字聲

此錯據秋官文而合兩為一者按文書名三字出自鄭註皆訓作字周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正書同文

也故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百名卽百字若謂名是聲則秋官大行人諭書名聽音聲明以教文字與譯言語分作兩事烏得混合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于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

此據文大錯不可不急正者經凡言質文皆以質樸與文飾對待爲言如尚書大傳王者一質一文類並未有言質是本文是末者惟宋儒楊時錯讀禮器甘

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語謂甘是和之本白是采之本忠信是禮之本則質是文之本不知質是質樸文是文飾故可相勝若是本末則末有末而可勝本者况本是忠信不惟不可相勝宋儒每言文質彬彬爲三分文七分質幾見行禮而可有三分無忠信者讀書須讀全篇况禮器亦容易卒讀其云甘受和白受采忠信可學禮此是質地之質與文質之質了不相涉質地猶言胚子如調和之家以甘味爲胚子繪畫之家以白色爲胚子學禮之家以忠信爲胚子胚子者本也故又曰忠信禮之本也若文質之

質則禮器明云禮有以文爲貴者龍衮黼黻類是也有以素爲貴者大圭大路類是也是文素卽文質文素互貴卽文質彬彬而乃引質地之質作樸質之質讀受和受采之文而不讀以文爲貴以素爲貴之文認質爲本認文爲末此聖經聖學之厄而朱氏一引其說註林放章再引其說註子夏問素絢章三引其說註此章而至于棘子成章則直以失本末之差貶抑子貢而其說至再至三牢不可破矣錯矣大錯矣

餘見貶抑聖門條

凱風

凱風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婦人不安室則其過已大而謂之過小錯矣此係毛詩說不足據者舊三家說詩有以此爲母過責子之詩故趙氏註此亦祇云責子而不及其他蓋勞苦劬勞古凡勞字皆指父母虐子言論語所云勞而不怨是也大抵引詩相難則必取其相類者惟小弁虐子而怨則與凱風之虐子而不怨者明有關合故同此一過而但以過之大小辨之謂小弁虐子事關廟社凱風止父母不我愛耳廟社事極大失愛事極小虐子雖同而過之大小有異當怨不當怨辨在乎此不

然則孟子明言不可磯不可磯者謂以磯侵水而激水之怒比之母以事責子而拂子之意猶言抵觸不得也假曰不安室則母自失節何抵觸于子而曰不可磯錯矣又錯矣

朝聘

錯據商朝禮諸侯相聘禮爲周朝聘禮見朝廟條

拜下

錯據燕賜謝拜禮爲朝拜禮見朝廟條

千乘之國

錯據甸車司馬法爲成車司馬法見典制條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

錯據職喪禮爲爲位禮見喪祭條

廛無夫里之布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不種桑麻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本文是夫里之布夫里皆是布故總承之字若謂里是布夫是役粟則夫字當句不成文矣考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布泉也謂一夫之口率泉卽今丁錢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使出一里之口率泉則不止一家也一夫一家一里二十五家也夫猶

是口稅而罰有輕重祗以無常職者例有他罰而不種桑麻則罰止此數乃其後凡遇民廛不問有常職已種桑麻而概以是取之故曰民廛當無之是此無者無夫里兩布孟子本文顯然而周官司徒又明有夫布里布顧舍此不引反引屋粟夫家之征以亂之夫旅師掌屋粟均人掌夫征廛人掌市布各有職掌即載師連載亦且三罪三罰並不相混屋粟夫征特罰案有是耳今但斷以布又安得并案及此

張文檒曰此在註疏總不能解惟鄭註稍有分別

或問鄭夫布與夫家之征其異何如鄭答夫布是

算斂夫家之征是田稅是鄭亦明以夫屬布與夫征異矣既引周禮并鄭註而又錯眞所不解

食夫稻衣夫錦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縓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

此錯據間傳文者間傳記喪禮衣食變除之節原有六節今朱註祇引三節又無節不錯間傳云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其祇言變食而不及衣者以前文記始死節有斬衰齊衰文不必贅也乃忽增麤衰二字以下節所受是成布成布以漸而細則此必麤而未成

布者因即以麤衰名之不知麤衰即疏衰春秋以前無斬衰而有疏衰左傳晏嬰居父喪服麤衰孟子告滕文公齊疏之服荀子以齊疏爲齊麤衰是也及三禮繼起別有一斬衰而降齊疏爲殺服且又分齊疏爲二直以疏衰屬斬衰之後齊衰之前謂斬衰父服疏齊衰母服則其所云麤衰者在春秋以前爲父母正服而非變服而在三禮後則祇爲母之正服而並非父與母同變之服今乃增此衰于父母旣殯兩當變除之受服中可謂禮乎

間傳又云旣虞卒哭疏食水飲斬衰三升受以成布

六升今又改既虞卒哭爲既葬以虞與卒哭在葬後也不知虞與卒哭本有兩節天子以下卿大夫以上則虞亦變服惟士庶人不變耳今合兩節爲一節則但有士庶而無卿大夫巳乖錯矣然且斬衰三升成布六升此升數不可删抹據禮註自六升七升至三十升皆以成布稱若止成布二字則何成布也乃不知緊要公然删去至自爲解說則又曰斬衰三升如今漆布一般所以爲未成布吾不知朱時漆布是何物但其所云既殯食粥未受成布者是麤衰非斬衰也今忽含麤衰而解斬衰或者不熟三禮不識諸衰

有沿革錯認繐衰即斬衰耳乃間傳于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下明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一氣讀下斬之三升即接以疏之四升受布六升即接以受布七升斬疏不同名三四六七不同數而乃以三升受六之斬仍據之解四升受七之疏而不之覺是攤書據文祇見半行而于半行以下即邪覗亦不及之眞可駭事也

間傳又云期而小祥食菜菓練冠縓緣要經不除朱註依文抄入之亦可已矣乃大全引朱註自解則又云縓淺絳色則縓與纁類係黃赤色非絳色也又解

云小祥以緅爲緣則小祥明云以縓緣並無云以緅緣者且緅非縓幷非絳也又解云一入爲縓四入爲緅亦是漸漸加深耳則爾雅止云一入爲縓並無四入爲緅之文惟考工染羽始有五入爲緅語然是染羽不是染繒且是五入並不是四入何故舉手必錯如此